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一回 楊副都劾奸解組 萬工部忤惡亡身

詩曰：碎首承明一上書，嚴嚴白簡映青蒲。
旁觀下石猶堪笑，同室操戈更可虞。
漫把高名推李杜，已看蜀黨錮黃蘇。
片言未落奸雄膽，徒惜孤忠一夕殂。

卻說崔呈秀拜了魏忠賢為乾父，飲酒回來，何等快活。次早，又備了禮，寫上個愚弟的帖子，拜魏良卿與田爾耕。先拜過爾耕，纔到魏府謝酒。見忠賢，拜謝畢，坐下。忠賢道：「咱昨日想起來，當日在薊州時與二哥原是舊交。咱如今怎好占大，咱們還是弟兄稱呼罷。」呈秀離坐打一躬道：「爹爹德高望重，今非昔比，如今便是君臣了。」忠賢呵呵大笑道：「好高比！二哥到說得燥脾，只恐咱沒福，全仗哥們扶持。」茶罷，呈秀起身。忠賢對姪兒良卿道：「你同崔二哥去看看姑娘，說咱連日有事，遲日再來看他。」

二人領命，同上轎往奉聖府來。呈秀的長班傳進兩個眷弟的貼去，同良卿下轎，到廳上。侯七同姪兒國興出來相見。那侯國興纔有五六歲，生得美如冠玉。見了禮，坐下。良卿道：「姑母起來否？」國興道：「纔起來，尚未梳洗。」對小廝道：「進去對太太說，魏大爺要進來見太太哩。」呈秀躬身道：「拜煩也代弟說聲，要謁見姑母。」國興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吃過茶，小廝來回道：「太太尚未梳洗，多謝崔爺，教請魏大爺進去。」呈秀對國興道：「小弟特為竭誠來謁見姑母，務必要求見的，請老表兄委婉道意。」國興道：「小弟同家表兄先進去，代吾兄道達。」二人進去一會，同出來，國興道：「家母多拜上崔先生，有勞大駕，因連日身子有些不快，改日再請會罷。」呈秀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同是一樣的子姪，大哥可見得，小弟獨不可見，姑母見外小弟了。」良卿道：「委實有恙，纔小弟就在榻前談話的。」呈秀道：「不妨。小弟亦可在榻前請安，定要求見，少表孝念，就等到明日，弟也是不去的。」國興只得又進去說。又回了數次，呈秀只是不肯。

直等到午候，纔見兩個小廝出來，請呈秀等同至內堂。只見猩氈布地，沉香熏爐，擺列的精光奪目。客巴巴身穿元色花袍，珠冠玉帶，如月裡嫦娥一般。呈秀上前，拉過一張交椅在當中，請印月上坐。印月謙讓道：「豈有此事。不敢當，行常禮罷。」說罷立在左首。呈秀向上拜了四拜，復呈上禮單。客巴巴接了道：「多承厚賜，權領了。」眾人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印月對國興道：「畜崔先生便飯。」四人起身來到廳上，早已擺下酒席。崔、魏二人上坐，侯七側席，國興下陪。侯七安席已畢，階下響動樂器，本府的女班演戲，說不盡肴核精潔，聲韻悠揚。至晚席散，呈秀重賞，入內稱謝而散。次日，魏良卿與侯國興都來回拜呈秀，呈秀也備席相敬。第二日，長班來回道：「高大人的本批下來了，著爺照舊供職，只罰俸三個月。」遲不數日，就改授了河南道御史，時人有詩歎曰：

消禍為祥又轉官，奴顏婢膝媚權奸。
還將富貴驕奔子，羞殺峨峨獬豸冠。

呈秀從此揚揚得意，大搖大擺的拜客。他同衙門的並魏黨中人，都來拜賀，他一一置酒相請。

一日，請了幾個科道，內中就有個中書，姓汪文言，原是徽州府的個門子，因壞了事，逃走到京，依附黃正賓引薦，到王安門下納了個中書。他先就打勤勞遞消息，也與士大夫熟識，及至納了中書，他也出來攢分子，遞傳貼，包辦酒席，強挨人縉紳裡面鬼混。這些縉紳也只把他作走卒。及後王安事壞，他又番轉面皮，依傍魏黨，得免於禍。他卻舊性不改，憑著那副涎臉、利嘴、軟骨頭、壞肚腸，處處挨去打哄。今日也在崔家席上，見呈秀也是他一路上人，他便輕嘴薄舌，議論朝政，譏諷正人，調弄縉紳，一席上俱厭惡他。內中有個刑科給事傅樞，是個正直人，耐他不得，恰好一杯酒到了他，他只是延挨不吃，恣口亂談。傅給事大怒，當面叱軒了他幾句，他就不辭而去。傅給事道：「這等小人，豈可容他在朝？也玷朝朝班。」次日，便參了他一本道：「汪文言請托過付。」又帶上僉都御史左光鬥、給事魏大中與他交往。左光鬥、魏大中俱上本辦理。

魏忠賢見了這本，大喜道：「好個機會！我把那些不附咱的畜生，都拿他們下去，看他們可怕不怕！」此時要害眾人，也顧不得借汪文言用用。著李永貞票本，著錦衣衛官即行拿問。那北鎮撫司指揮姓劉名僑，卻是個正直官兒，見了參疏，道：「汪文言原是個邪路小人，只是這些株連的都是些正人君子，平日交往則有之，若說過付，卻無實據，豈可枉害無辜。」故審問時，連汪文言也不分用刑，只說他不合依附內監，濫冒名器。左光鬥、魏大中得賊，實無明證，但不合比近匪人，只擬革職。呈了堂，田爾耕看了，先自不快道：「劉指揮，你得了他們的錢，也該把事問明白了，參本上說有許多賊證，你怎麼審得一些兒沒有？叫我如何回話？」劉僑道：「得賊須有證據，本上說汪文言過付，亦無確證，他也不肯妄認。」爾耕道：「著實的夾他，怕他不招！」劉僑道：「徒仗威逼，恐他們妄板平人，於心何安？」爾耕道：「我實對你說罷：這干人都是廠裡老爺要重處的，你今從輕問了，只恐你當不起魏爺的性子。」劉僑道：「這也不妨，無不過壞官罷了。」田爾耕冷笑一聲道：「好個正直官兒！」劉指揮便自題一本上去，只把汪文言擬徒，其餘概不波及。時人有詩贊他道：

誓把回光照覆盆，寧思豚報在高門。
公平豈為權奸奪，四海應令頌不冤。

這本上去，魏監見了，大怒道：「快傳田爾耕來。」一見，便問道：「汪文言這事，咱原叫你從重問的，怎麼還是這等問法？」爾耕道：「是北鎮撫司劉僑問的，孩兒曾吩咐過，他不肯依。」忠賢道：「他怎麼不依？」爾耕道：「他平日是個固執人。」忠賢道：「若是這等，咱明日就另著錦衣衛堂上官兒問，你可代我出力。」爾耕道：「孩兒只依參本上問就是了。」忠賢畝爾耕飲酒。只見李永貞差人來說道：「副都楊漣有本，劾爺二罪款。」忠賢道：「他的本在哪裡？」來人道：「在御前，尚未拆封哩。」忠賢叫請李永貞、劉若愚、崔呈秀等都來商議。不一時俱到。忠賢道：「楊漣為何參我？」呈秀道：「孩兒訪得外面的光景，不止楊漣一個，附會而起者甚多。」永貞道：「總因爺拿了汪文言，裡頭牽連了眾人，那些人恐不爺爺就要害他的，這些人急了，故此結黨而起。這也是騎虎之勢。據我想，不如把汪文言依擬問徒，准他納贖，這些人放了心，氣息下去，自然不上本。」爾耕道：「不好，認他們上本，只是按住了不與聖上見，怕他怎麼？」呈秀道：「這些官一窩蜂的上本，若知道畜中不發，他們就越來得多了。須尋他們個空隙，重處他幾個，自然怕。」五人飲酒計議，不題。

且說副都御史楊漣，見忠賢亂政，心中大怒。近日又見拿了汪文言，要誣害無辜，對諭德繆昌期道：「弟受先帝顧命，憑几之時，猶言致君當如堯舜。今日反使驩、共在庭，弟有何面目見先帝於九泉。」遂於六月初四日，將忠賢惡跡大罪，列成二罪款上奏，其略曰：

都察院副都御史臣楊漣題：為逆璫怙勢作威，專權亂政，欺君藐法，無日無天，大負聖恩，大干祖制。懇速奮乾斷，立賜究問，以救宗社事。太監魏忠賢，原一市井無賴，中年淨身，賁入內地。皇上念其服役微勞，拔於幽賤。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，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。祖制，原以票擬托重閣臣。自忠賢攬權，旨意多出傳奉，真偽誰與辨之？乃公然三五成群，喧囂於政事之堂，以致閣臣求去，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。其大罪一。

閣臣劉一親定大計，塚宰週一謨力阻後封，忠賢急於剪已之忌，不容皇上有不改父之臣。其大罪二。

先帝一月賓天，進御進藥之間，普天實有飲恨。執春秋討罪之義者，禮臣孫慎行也。明萬古綱常之重者，總憲鄧元標也。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，一則噤言官論劾去；顧於氣毆聖母之人，曲意綢繆，終加麟玉。親亂賊而仇忠義，其大罪三。

王紀、鍾羽正為司徒，清修如鶴，忠賢皆使人陷之，不容有正色立朝之臣。其大罪四。

國家最重，無如枚卜，忠賢一手握定，力阻孫慎行、盛以弘，更以他辭錮其出，是真欲門生宰相乎？其大罪五。

爵人於朝，莫重廷推。太宰、少宰所推皆點陪貳。致名賢不安位去，忠賢則顛倒銓政，掉弄機權。其大罪六。聖政初新，正資忠直滿朝，薦文震孟等九人，抗論稍忤忠賢，則盡遭降斥。屢經恩典，竟阻賜環。長安謂「皇上之怒易解，忠賢之怒難測。」其大罪七。

然猶曰外庭臣子也。傳言宮中貴人，荷上壘注。忠賢恐其問已，托病掩殺，是皇上亦不能保其貴幸矣。其大罪八。

然猶曰無名封地。裕妃有喜得封，忠賢以抗不附已，矯旨勒令自經，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嬪妃矣。其大罪九。

然猶曰在嬪妃矣。中宮有慶，已經成男，乃繞電流虹之祥，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。忠賢與客氏實有陰謀，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子嗣矣。其大罪十。

護持先帝於青宮四年，操心慮患者，王安一人耳。王安於皇上受命，亦有微功，而忠賢以私忿，矯旨掩殺於南海子。是不但仇王安，實仇先帝於皇上矣。其大罪十一。

獎賞祠額，要挾無窮。近又毀人房屋，以建牌坊，鏤鳳雕龍，干雲插漢，瑩地規制，僭擬陵寢。其大罪十二。

今日蔭中書，明日蔭錦衣。如魏良弼等，金吾之堂口皆乳臭，誥敕之館目不識丁，甚褻朝廷之名器。五侯七貴，保以加茲？其大罪十三。

近更手滑膽粗，枷死皇親家人者，竟欲扳害皇親，搖動三宮。若非閣臣立持，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。其大罪十四。

良鄉生員章士魁，以爭煤窯傷其墳脈，托言開礦而殺之。假令盜長陵一抔土，又將何以處之？是趙高鹿可為馬，忠賢煤可為礦。其大罪十五。

生員伍思敬、胡遵道等以侵地納事，以致囚阱，使青磷赤壁之氣，先結於辟宮泮藻之間。其大罪十六。

未也，明懸監謗之令於台省。科臣周士樸在工言工，忠賢停其升遷，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，言官不得司其封駁，致令士相困頓以去。其大罪十七。

未也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縉紳矣。北鎮撫劉僑，不肯屈殺媚人，忠賢以不善鍛鍊，竟令冠藉。明示大明之律可以不守，忠賢之律不可不遵也。其大罪十八。

未也，且示移天障日之手於絲綸矣。科臣魏大中到任，已奉明旨，鴻臚司忽傳詰豚，煌煌天語，朝夕紛更，令天下後世，視皇上為何如主也。其大罪十九。

東廠原以察奸，不以擾民也。自忠賢受事，雞犬不寧，詞組違忤，駕帖立下，不從稟擬，不令閣知，而傳應星等造謀告密，日夜未已。其大罪二十。

奸細韓宗功，潛入京打點，實往來於忠賢之家，事露始令避去。又發銀七萬兩，更創肅寧新城，為郿塢之計，其大罪二十一。

祖制不畜內兵。忠賢謀同沉崔，創立內操，而復輕財厚與之交納。昔劉瑾招納亡命，曹吉祥傾結達官，忠賢蓋已兼之。不知意欲何為？其大罪二十二。

忠賢進香涿州，警蹕傳呼，清塵墊道，人人以為駕幸。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？想亦恨在一人之下耳。其大罪二十三。

忠賢走馬御前，上射其馬，貸以不死。忠賢不自畏罪，乃敢進有傲色，退有後言。從來亂臣賊子，只爭一念放肆，遂至收拾不住，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？其大罪二十四。

伏乞敕下法司，逐款嚴究正法，以快神人共憤。其奉聖客氏，亦並令居外，無令厚毒於宮中。其傳應星等，亦著法司勘問。

其時有給事魏大中、陳良訓、許譽卿，御史周宗建、李應升、袁化中，太常卿胡其賞，祭酒蔡毅中等，並勳臣撫寧侯朱國弼，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，侍郎岳元升等，交章論劾。又有工部郎中萬，因陵工不敷，奏請內府廢銅鑄錢足用，為忠賢所阻，也上一本論他。大略曰：

臣見魏忠賢毒捕士庶，威加縉紳，生殺予奪盡出其手。且自營西山墳地，彷彿陵寢，前列祠宇，後建佛堂，金碧輝煌。使忠賢果忠、果賢，必且以營墳地之急，轉而為先帝陵寢之急；必且以閹美梵剎之資，為先帝陵寢之資。乃築地豎坊，杵木雷動，布金施粟，車轂如流，曾不聞一痛念先帝之陵工未完，曾不一蒿目先帝之陵工無措，靡金數百萬。乞加顯戮，以安人心。

李永貞將本俱拿到魏忠賢面前，一一讀與他聽。忠賢道：「楊漣仗首顧命大臣，欺咱也罷了，這些科道小畜生，還說是言官，那萬不過是個部屬，前日要內裡發廢銅，因咱沒有允他，他就懷恨也來論咱，朱國弼是個武職世爵，有多大的面皮，也跟著他們文官裡頭鬼混，豈不可笑、可惱！」劉若愚道：「這幾個本，只有楊漣的本來的利害，件件都是實事。爺須先到裡面講明，說各大臣之升遷，都是言官論劾，閣臣票旨，緝拿人犯原是東廠執事，蔭襲賞賜都是皇上的天恩。宮中之事，外面何由得知？這總是風聞陷害。哭泣不止，皇上自然不難為爺。」永貞道：「不是這話，上前泣訴，縱洗清身子，皇上也必不肯分處他們。及本批到閣下票擬，那韓老兒就與爺不睦，前日害了趙選侍與成、裕二妃，他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的。皇上設因此本問起那些嬪妃們來，必是直言無隱。如今客太太又不在內，何人代爺辨白？不若只是把本按住，不與皇上見面，竟自批發，稱把楊漣放倒，看閣下怎麼票擬。」

計較停當，就批在本上道：「楊漣尋端沽譽，憑臆肆談，是欲屏逐左右，使朕孤立，著內閣擬旨啟問。」大學士韓爌見了，甚是駭然，便具揭道：「忠賢亂法，事多實據，楊漣志在匡君，且係顧命大臣，不宜切劓。」魏廣微道：「聖意如此，大人與他做甚冤家。」韓相公道：「今日楊大洪之彈章不效，則忠賢之勢愈熾矣。」遂不聽魏相公之言，竟自具揭進去。忠賢竟自不理，批出旨來道：「大小各官，各宜盡心供職，不得隨聲附和。」果然眾官都不敢做聲。次後傳旨道：「朱國弼出位言事，且事多遮飾不的，著革職柑問，本人交錦衣衛重處。萬前次抗旨請銅，語多謗訕，已經寬宥；今又借端攪擾，狂悖無理，著革職，廷杖一百。」此時內閣具疏，兩衙門具疏救理。御史李應升有本：「乞念死諫之臣，大作敢言之氣。」忠賢俱蔽抑不下。

田爾耕得了旨，次早即差校尉到寓所，把萬郎中拿下。其時正當酷暑之時，纔進得長安門，遇見幾個小黃門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蠻子，誰叫你說咱祖爺的。」揪著頭髮一齊亂打，也有拳打的，也有腳踢的。那萬雙手被校尉用銅手铐子扭住，不能遮擋，只得認踢打。及到午門時，頭髮已被揪去一半，氣到將沒了，身上的青衣扯得粉碎。拿到衙門丹墀下，只見兩邊的：

刀槍密布，朵杖齊排。刀槍密布，是羽林軍、錦衣軍、御林軍，個個威風凜凜；朵杖齊排，都是叉刀手、圍子手、緝捕手，人人殺氣凜凜。堂簷前立著狐群狗黨，紅袍烏帽掌刑官；丹墀下擺著虎體狼形，藤帽宣牌刑杖吏。縛身的麻繩鐵索，追魂的漆棍鋼條。假饒鐵漢也寒心，就是石人須落膽。

只見黑叢叢的幾群校尉，把萬郎中抓過來跪下，叫道：「犯官萬當面。」兩六一聲吆喝，聲如巨雷。錦衣衛掌堂指揮田爾耕，將旨捧的高高的，宣讀過了，道：「拿下去打。」那些行刑的早已將他捆縛停當。內官又傳旨道：「著實打！」階下答應一聲，每一棍吆喝一聲。田爾耕不住的叫重打。打到五〇棍，皮開骨折，血肉齊飛，萬郎中早已沒氣了。那些行杖的猶自拿著個死屍打，直打完了一百，纔拖到會極門外，一團血肉中真挺挺一把骸骨，正是：

欲把封章逐虎銀，反遭淨涅一身亡。

炎炎浩氣沖牛斗，長使芳名史冊揚。

可憐萬郎中血污遊魂，骨肉離折，拋在街上，家人自行殮殮。行路生怨，縉紳慘目，卻也無人敢指摘他。

魏監雖打死了萬，心中還不肯放他，說他監督陵工坐贓三百兩，行旨江西追比。楊副都見諫諍不行，也不安其位，上本告病回籍。忠賢票旨冠奪，韓中常主持具貼，申救不准。楊副都歸里，忠賢更無顧忌，又把當日上本的各科道，漸次逐回。正是：

曹節奸謀先亂漢，陳蕃大老漫安劉。

畢竟不知忠賢處治各官，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